

“小虎队迷”
年龄升级版

PIYA GONGZHU

超级畅销书《冒险小虎队》作者
托马斯·布热齐纳最新力作，充满
神秘·惊悚 悬疑系列

THOMAS BREZINA

[奥地利] 托马斯·布热齐纳/著 孙一宁/译

THOMAS BREZINA



皮娅公主

PIYA GONGZHU

〔奥地利〕托马斯·布热齐纳/著 孙 宁/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皮娅公主 / (奥) 布热齐纳 (Brezina, T.) 著; 孙宁译. —成都: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 6

(布热齐纳悬疑系列)

书名原文: Pia Princess

ISBN 978-7-5365-4668-4

I. 皮… II. ①布… ②孙…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1184 号

Pia Princess © 2007 by EGMONT Verlagsgesellschaften mbH, SchneiderBuc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德国 Schneider 出版社授权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本书的中文简体字译本。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传播本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08—055 号

SchneiderBuch 出版社主页: www.schneiderbuch.de

布热齐纳个人主页: www.thomasbrezina.com

出品人: 王建平

责任编辑: 连 益

封面设计: 周筱刚

版式设计: 甘 薇

责任校对: 覃 秀

责任印制: 王 春



皮娅公主

[奥地利] 托马斯·布热齐纳著 孙 宁译

出 版: 四 川 出 版 集 团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网 址: www.sccph.com 成品尺寸: 210mm×146mm 1/32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8.625

印 刷: 成都金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字 数: 173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65-4668-4 印 数: 1—10 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MULU



01
意
外
005



02
初
见
012



03
风
波
019



04
聚
餐
026



05
思
念
037



06
无
奈
042



07
发
现
044



08
偶
遇
051



09
日
记
055



10
头
骨
061



11
王
子
067



12
发
型
073



13
真
相
078

14
生
气
085



15
委
屈
088



16
好
感
095



17
陌
生
102



18
上
药
108



19
谈
话
114



20
找
书
121



21
跑
步
124

	22 约		23 祖		24 露		25 试		26 装		27 排		28 震
会	128	儿	136	梦	140	衣	146	扮	150	队	153	惊	155
	29 芭		30 跟		31 威		32 拜		33 照		34 通		35 相
比	161	踪	168	胁	170	访	178	片	186	话	189	像	192
	36 勘		37 郁		38 惊		39 插		40 漏		41 可		42 宽
察	194	闷	196	吓	198	曲	202	洞	204	怕	207	慰	213



43 惊
恐 220



44 狩
笑 226



45 躲
藏 230



46 揣
测 233



47 救
命 235



48 逃
命 239



49 撞
击 242



50 信
件 244



51 清
醒 249



52 警
官 251



53 故
地 255



54 坦
白 259



55 公
主 261



引子

1907年9月4日

今天晚上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我没法证明，但是我能感觉到。

我也没法讲给别人听，因为有谁会相信我的话呢？

直觉告诉我，今天可能就是我短暂人生的最后一个晚上了。

现在，房子里静得好可怕。大夫叮嘱我要早点睡觉。爸爸和理查德出去打桥牌了，要到半夜才能回来。

仆人住的那层楼悄无声息。兰登小姐和巴茨先生今天休假。下午的时候，厨娘也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的，显然晚上要去舞会上寻开心。

虽然没有人告诉我，但可以确定的是：此刻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只有这本忠心耿耿的日记本陪着我。在这个令人绝望的时刻，它是我唯一的伴儿。说不定我这会儿正在写的是我一生中最后的几行文字呢。

我的天哪！楼梯上的第四级梯板在嘎嘎作响！我听得清清楚楚。有人正在上楼。那会是谁？是谁偷偷地溜进了屋子？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如何才能挽救自己的生命呢？



日记在这里结束了。皮娅急忙往后翻，可是下一页空空如也，后面几页也是一个字都没有。她的指尖滑过发黄的纸张，仿佛用这种方法能像盲人一样通过触摸感知到菲莉帕在那个夜晚的遭遇。

现在，皮娅就在同一幢房子里。

这会儿已经是晚上了。差不多是同一个月。

皮娅也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待在这幢自打她进来就一直觉得阴森森的屋子里。哪怕是盛夏的酷热也无法将这幢房屋的阴气驱散。

当有人踏上楼梯的第四级梯板时，它还是会发出那种嘎嘎的声音来。无论你是贴着墙走还是靠着栏杆都没用，只要一踏上那块木板，楼梯就会吱嘎作响。那是连在一起的三声，一声接一声，接得非常紧。嘎——嘎——嘎，就像一座上了发条的巨大的旧座钟里齿轮所发出的声音。

皮娅屏住呼吸，在一片死寂中凝神细听。

什么动静也没有。她松了口气。

嘎——嘎——嘎。

她浑身上下肌肉一下子绷紧了。这声响莫非是因为她刚刚读过这些描写而想象出来的？

不！她肯定没听错。就像一百年前一样，楼梯板正在告诉她有人溜进了屋子。

这简直令人毛骨悚然。菲莉帕在一百年前所写的事情，现在竟然也发生在了皮娅的身上。

皮娅紧紧地抓住日记本。她的掌心已经渗出了汗。

有人正在走上楼来。就像菲莉帕一样，她也不知道那会是谁。难道是破门而入的小偷？可他是怎么进来的呢？警报器可是开着的呀！不，皮娅想起来了，警报器由于出故障而被关掉了。

那么，自己的手机放在哪儿啦？她必须立刻报警。可是她惊恐地回想起，今天下午在滑铁卢桥上，她的手机掉进了泰晤士河，沉入了棕褐色的河水里。

所幸她的房间里还装着一部电话。她的手颤抖得很厉害。当她把电话听筒贴到耳朵上时，呼吸一下子停顿了。听筒里竟然没有声音。

这时，从走廊上传来尖细的、唱歌般的声音：“公主，我的公主，你在哪儿？”

那是谁？他所说的公主是谁？是指她吗？

一定是她。因为除了她之外，屋子里再没有其他人了。希望这只是有人在开玩笑，她在心里默默祈祷着。

她的房间有两条逃生的通道：一条是穿过门跑到走廊上，另一条是从离地面几米高的窗户跳到下面的花园里。可是她有恐高症。

那个尖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我的公主在哪里？我那坏坏的小公主？”听上去，那就像是一个疯子、一个病人、一个头脑和思想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所发出的声音。

皮娅大气也不敢喘，绷紧浑身的肌肉，悄无声息、小心翼翼地朝房门后面挪去。她的心怦怦直跳。

门上的黄铜球形把手被人从外面转动起来。咔嗒、咔嗒，就像保险箱的密码转盘。房门被缓缓地打开了。

皮娅握紧拳头，紧紧贴在自己的嘴上。房间里唯一的灯光来自



那盏有半球形灯罩的落地灯，刚才她就坐在那灯下看书。

从门外探进来一只手。那只手套在一只薄羊皮手套里。皮娅吓得变成了哑巴。

“小公主，来找你的王子吧！”那个尖细的假嗓子像是在引诱她。

“菲莉帕，”皮娅默默地祈求道，“菲莉帕，快来救救我！”



01 意 外

这真是一次完美的假期，皮娅站在行李传送带旁等候自己的旅行袋时这么想。她不耐烦地一次次踮起脚尖。这条传送带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开始动呀？她觉得自己在这儿至少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

这会儿站在机场到达大厅里欢迎她的会是库帕家的哪一位呢？肯定是比大她一岁的克莱尔。克莱尔一定对她充满好奇，就像她对克莱尔一样。说不定克莱尔的孪生弟弟内森也来了。库帕太太肯定也来了，因为她要开车载姐弟俩到机场。因为皮娅从爸爸那里得知，库帕家有座漂亮的房子，位于距伦敦希斯洛机场约一小时车程的汉普斯泰德，那是伦敦的一处高档社区。

皮娅要在库帕家住三个星期，把伦敦搅搅乱——当然是和克莱尔一起——同时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肯定比任何一所语言学校的效果都要好，而且一定会很开心。皮娅的一个同班同学曾经从英国沿海某个不知名的小地方给她寄过一张明信片。当时这位同学住在一个吝啬的家庭里，每天只吃番茄汁白豆罐头，而且每天早上要去学校上四个小时的课，那些无聊的老师只会搞一些可笑的角色对话练习。皮娅的运气可要好得多。她越想越满意，心里充盈着幸福感。

看到行李传送带依然一动不动，她便从挎包里掏出手机。一下



飞机她就把手机打开了，可当时没有信号，这会儿总算正常了。但遗憾的是，她没有收到任何短信。这让她略微有些失望。

“聪明人懂得让步。”她先是自言自语，然后开始写短信，“手拉手，鼻碰鼻，心连心。”就算蒙住双眼，她也能把这位收信人的电话号码从手机通讯录里找出来。她按了一下“发送”键，然后把手机贴在自己的脸颊上，仿佛这样就能触摸到收信人。

当她收到回复短信的时候，行李旋转机中央的黄色警示灯终于亮了起来。一名工作人员用细弱无力的声音发出警告，要求那些等了很久、把脚搭在传送带上的旅客把脚放下来。

“我非常想你。你什么时候回来？泰德。”

皮娅笑呵呵地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几行字。我也想你呀，她心想。其实，如果能在姑妈那儿度过剩下的三周假期，肯定也挺好的。她可以继续在动物园帮忙，照料那里的熊猫，这样每天都可以待在泰德身边。不过皮娅还是觉得在伦敦待上一段时间会更好。不只是因为她期待着能在这里遇到些令人激动的事情，发现新事物，结识很多人，还因为距离产生美。

传送带轰隆隆地响了起来，一件件行李从皮娅面前滑过。

此刻，皮娅发现这种离别之苦和对泰德的些许相思之情，竟然比和泰德在一起更让她愉悦。她根本不想搞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现在她只想找出那两个塞得满满的旅行袋，然后放到自己推过来的行李车上。

越来越多和皮娅同机抵达的旅客离开了行李大厅。到最后，三号传送带旁只剩下皮娅和一位身穿深色西服、手拿黑色公文包的男士及一位穿着旧式花衬衫的女士。随着一声轻响，传送带停了下来。

“怎么又是这样！”那位男士呻吟了一声，转身朝一间门框上写着航空公司名号的小办公室走去。那位太太走到皮娅面前，激动地喊道：“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不知道。”皮娅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们的箱子没有随机到达。咱们必须去申报行李丢失。今年我已经是第三次遇到这种倒霉事儿了。一月份那次，行李压根儿就再没出现过。唯一的安慰是东西丢了还可以买新的，由航空公司付账。可是要过上好几个月他们才会把钱打到你的账号上。”

皮娅咽了下口水。这听起来可不太妙。幸亏她身上还带着现金。出发前，妈妈给了她三个星期的零用钱；后来在机场的时候，爸爸又偷偷塞给她一个信封。他小声告诉她：“在库帕那儿，你需要多点现钱。”后来，皮娅在信封里发现了比妈妈给她的零花钱多三倍的现钞。尽管如此，皮娅还是希望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买东西，而不是因为丢了东西被迫花钱。

小小的办公室里异常闷热。皮娅只好等生意人和女士先报失。之后，那个衬衫腋下被汗水浸湿一大块的光头男人才有时间处理她的事。他疲惫不堪地在电脑上敲打着。

“是慕尼黑机场出的错，”他说着，眼睛却没有离开电脑屏幕，“和那两位旅客一样。您的行李被误装到飞往洛杉矶的飞机上了。最早转回伦敦的时间是……”他又敲了下键盘，“……星期一。”

“可今天才星期四呀！”皮娅吃惊地喊道。

那个男人漠然地点了点头，“您可以购买最多 300 英镑的替代衣物。”

接下来，皮娅报出了库帕家的地址和能联系到她的电话号码。



皮娅挎着蓝色的包，穿过最后一段七扭八拐的通道，经过宽阔的出口区，来到明亮的到达大厅。在一道金属栏杆后面，挤着黑压压的一大群人，人们举着各式各样写有名字的纸牌子。到处都有人在招手，喊着名字，空气中回荡着欢乐的叫喊声和相互拥抱的人们低沉的寒暄声。

皮娅伸着脖子四处张望。从飞机降落到现在，已经一个多小时了。要是库帕一家已经走了，她该如何是好？她想起自己有库帕家好几个电话号码就立刻放下心来。她只要打个电话就行了。

在她的面前，几个身穿鲜亮的粉红色空姐制服的亚洲女子排成了一堵墙。她们走开之后，就露出一个用粗黑的花体字写着“皮娅·贝克尔”的牌子。高举牌子的是一位苗条而又年轻的女士。对方觉察到皮娅在盯着牌子看，于是询问般扬起了眉毛。

这位年轻的女士微笑起来，“皮娅·贝克尔？”她的喊声随着四周的喧闹声传过来。皮娅点点头。

这位女士松了一口气，放下手里的牌子，然后晃动胳膊和肩膀放松身体。她露出遗憾的表情，指了指皮娅脚边，说：“你的行李被运到美国去了吧？真倒霉。”

她是怎么知道的？她到底是谁？

这位女士像是能读懂她脑子里在想什么。她朝皮娅伸出一只白嫩嫩的手，“杰妮·兰姆利，我是库帕太太的 PA。”

“P—A？”皮娅重复了一遍。她觉得这词的英语发音和自己的名字 PIA 差不多。

“私人助理。”杰妮简短地解释道，“库帕太太派我来接你。汽车停在车库里。咱们走吧。”

皮娅和杰妮并肩穿过长长的机场大厅。皮娅先前的幸福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怪就怪丢失的行李，还有这位出乎意料来接她的女士。私人助理不过就是秘书罢了。她寄宿的这家人没有亲自来接她，而是派了一名秘书来，这着实让皮娅失望。

“我本来以为你是误了飞机，因为你这么长时间都没出关，”杰妮一口气说道，“所以我就给你爸爸妈妈打了电话。你最好马上给他们报个平安，他们可担心你了。”她在手机上敲了几下，然后递给皮娅，“很快就会通了。”在电话没接通之前，她继续说道：“得知你上了飞机，我就给库帕先生的办公室去了电话。他的办公室就设在机场，所以他的女秘书很快就打听到你的行李被装错了。”

皮娅听到电话接通的声音。那头只响了一声，就被接了起来。

“皮娅，是你吗？”

“是我，妈妈。我一切都好！”皮娅向妈妈保证道。一般情况下，妈妈对自己的事情总是很冷静的，可是如果事关皮娅，她便会忐忑不安，牵肠挂肚。因此皮娅不得不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晚才出机场，她听见妈妈长舒了一口气。妈妈祝皮娅一切顺利后，便挂了电话。

停车库是一幢脏兮兮的水泥建筑。皮娅把手机还给杰妮，杰妮又拨了个号码，简短地说道：“二楼，自动收款机旁边。”当她俩走到那里的时候，一辆深色的奔驰车正好从拐角开过来，停在她俩面前。司机从车上跳下来，给她俩打开了后车门，等她俩上车后才关上车门。

“这位是约瑟夫。”杰妮给她介绍司机。

约瑟夫通过后视镜朝皮娅笑了笑，他的微笑让人感到很温馨。



他皮肤黝黑，嘴里竟然一颗牙齿也没有。不过皮娅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

车上了高速公路，皮娅好奇地朝窗外看去。只见一棵棵大树从眼前掠过，接下来是一大片红色屋顶，然后是办公楼，其中有幢楼的外形就像一艘大船。巨幅海报上预告的是将在温布利大球场举办摇滚音乐会。

“你是第一次来伦敦吗？”杰妮问道。皮娅点点头。

杰妮把手伸进脚边的一个袋子里，掏出一个薄薄的文件夹，“要是这样的话，你一定很想把游客常去的景点逛个遍。我列了个单子，你只需挑出你想去的地方就是了。只要库帕太太不用车，约瑟夫就随时听候你的调遣。”

皮娅稀里糊涂地摇了摇头。她张开五指，抓了抓自己的红褐色鬈发。本来出发前她很想去理发的，但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她更愿意多和泰德待在一起。

“我……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是要我一个人坐着车逛伦敦吗？”

杰妮有些尴尬地笑了，“这只是个建议罢了。三个星期可不短呢，库帕太太委托我帮你安排一下。”

“可我肯定会有很多时间和克莱尔待在一起，不是吗？”

杰妮犹豫了片刻，“当然啦，你也会和克莱尔一起四处逛逛。这是肯定的啦。”

不过杰妮说这话的方式总让皮娅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她弟弟内森怎么样了？她在信里根本没有提到内森！”

库帕一家向她发出到伦敦做客的邀请之后，皮娅便给克莱尔写

了封长长的电子邮件。首先是感谢对方的盛情邀请，然后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当然也提了许多问题。两周后她才收到回信。那封电子邮件不是很长，主要是说她在皮娅来访之前要去一个女伴在伊比扎岛上的乡间小屋里待上两个星期，因为这个夏天她的父母没时间休假。库帕先生开了一家公司，专门为从伦敦起飞的航空公司提供三餐。此外，他还在一家连锁豪华酒店和许多餐馆拥有股份。

杰妮还在琢磨该如何回答皮娅关于内森的问题。“你是从哪儿听说他的？”她反问道。

“爸爸告诉我克莱尔有个孪生弟弟。”

“哦，是这样呀。你很快会见到他的。”

她为什么说“见到”，而不说“认识”呢？皮娅有些纳闷。

她的伦敦之旅就在许多疑问中开始了。